



23



청구 번호 大 320.4 63938 등록 번호 079024
 V.2

저자명 元天錫

서명 華海師範 2

소속	이름	대출일	반납 예정일	반납일

請番 079024 登番
 求號 錄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華海師全卷之二

耘谷 元天錫 總斷

伏厓 范世東 編輯

備耗

易東先生以六籍文章宋群賢博輯盡屬之曰子輯
誠敬所以然之妙與跡裁編一度備惠老朽之耗忘
賢曰此非小子敢自讚私豈敢辭即編納

夫堯舜之前惟人尙太古也上不言而自執于中故
無言至堯舜時人心淳降昏漸欲明於矯巧役才不
言則道難齊故堯特以允執厥中者使舜言以率天

下而明之使天下易知自一也至舜傳禹加以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十二字者不益加勉誠敬
於前人則難於見其微安其危故使禹欲加勉益詳
而率天下易致知于明此外更無餘加矣後至于商
于周無非以是建中建極而亦爲相傳之道曰德曰
仁曰敬曰誠而修之爲教以率天下降世則修道爲
教世率者寥寥無聞而倒夜矣天乃縱尼聖立功於
世教者賢於堯舜故堯舜之道不墜昏衢而七十子
斯其盛矣傳得大一統者顏曾思孟而孟沒無得傳
因致混淪天運復于大宋閩洛群哲盛焉而五賢卓

承其大統詔明於後者皆以堯舜之言爲本由來而
已則夫吾道者斯言外更無他言而曰精曰一是誠
之明敬之直也曰微曰危是心妙機幾之不測神活
變化括樞也若毫失誠精敬一則其幾微之微妙益
微而不見危殆之危妙益危而不安易陷於陷易亡
於亡故大學中庸提掇上下群類相與獲信親順之
道明德新民之矩總繼於誠是故曰誠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且其曰明明德於天下其曰止於
至善其爲本始之工蓋自誠而已夫誠者天之道也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朱子曰誠者真實無
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
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亦天之道也德無不實而
明無不照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

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朱子曰未
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
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
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故曰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朱子曰先明乎善而
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是以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朱子

曰此誠之之目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故曰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弗行

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

之其百倍千倍之於人之功常不限量蓋文體然也豈有定限

誠之也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己為則必要其成故

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是以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朱子曰明者

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

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故以言其次於生知以下所進欲明丁寧的致之極効因之維何曰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

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朱子
曰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
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是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明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生而知學而知困
而知及其知一也安而行利而行勉強而行及其成
功一也程子謂知仁勇曰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
謂行之者一曰一則誠而已夫程子云則三者都是
誠朱子云則行之一者誠之行去盡於誠而統道與

德萬殊一貫也及其知之一成功之一者乃是功效而極其誠以爲至誠之誠也至哉誠之爲道歟天下之有物有則以誠而已無不極

故曰惟天下至誠盡其性盡其性則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朱子曰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盡之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大矣哉斯誠之爲極致也歟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
知興亡禎妖必先知之故曰至誠如神故曰誠者自
成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故曰誠無息久徵悠遠故
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配地高也明也配天悠也久
也無彊成物故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故
曰生物不測朱子曰聖人與天地同體與天地同用
是故曰君子誠之爲貴然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是矣我心底性之爲德者是誠之所妙者歟信之理
也誠者也孟子明之明以此心之理曰四德四德之
緒曰四端也者何莫由誠而擴充至此何莫繫覆焉

何莫載興生殖焉何莫非由斯道也

此雖只因誠之所就何莫由敬中來也哉所以成性所誠之妙者一是以心內之敬而誠爲理敬爲德理而德德而體體而用正故雖不能盡提自堯舜精一執中之訓先儒曰敬曰一然大綱舉而略竊附釋意成章以質之伏惟如何

子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朱子曰整齊嚴肅以容貌言朱子以容貌言者存諸中者發於外也是都是以涵養之工言而亘一內外感應遂通而爲益

者然也夫爲工底有相與之來則應自外而感內理發於內而通外應著此有形來格容貌感中而著立故容貌整齊嚴肅一而無干者也是齊肅之正雖由心亘形自從形感亘心定于一而無是干且有自思之覺則思自內而形外理著於外而應內自立是穎悟靈臺見外而著著其所以內者容貌齊肅亦是也是云立內心體惟一而無干非僻之謂也有獨判時內外感通交際機括雖殊其在動運雖由從心亘形還從形亘心定于一而無是干則同而曰從心亘形從形亘心云者似有斷續之意然只是文體然也非

有間斷復續之謂也蓋感應照妙都是如鏡之照應

從心活動之運定
故其貫通如此

是敬便直內義便方外然也故且

學者平常蓋自致修涉敬立內外立工涵養者皆都
亦若是朱子之言是也

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
謂也此心之理自虛明之妙故心常神靈活潑不昏
昧而知慧也聰悟也達而無惑者法者賢者心常惕
勵而惺惺之也齊肅之妙是也朱子曰粲然純一之
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卽是矣

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又曰只收斂

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觀程子謝氏尹氏數說足以知其用力之方矣或問三先生言敬之異曰譬如入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八處皆在其中矣曰然真氏曰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蔡氏曰嘗卽其本源而深思之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而主一者也有事

時心應此事更不雜以他事此動而主一者也靜而
主一卽中者天下之大本動而主一卽和者天下之
達道

周子曰一者無欲程子曰涵養吾一朱子曰一者其
心湛然只在這裏蔡氏曰若玩周程朱之一則靜之
主一其太極之境界歟釋義曰蔡氏始以動靜言之
至周子曰一者無欲以後則歸屬靜一邊而結之以
太極境界是夫以三先生之言蔡氏以太極境界決
之釋義亦云而已更不補之然今竊究三先生之言
欲言敬理之極故云如是而其妙如太極境界則便

是至靜太虛如也是以蔡氏決以太極境界而屬之
靜是也且蔡氏之該動靜以言者欲言其敬理之德
故云然也欲致敬工者當就工於蔡氏所謂是敬包
該動靜而主一精熟於中和之德然後可以究其理
之極以致至靜太虛如也而太極境界之妙是矣至
此則雖有判動運化之妙至靜則至靜太極而無極
何以境界然則無窮者極矣豈可躐等而復有究妙
狀言者哉故不自畫不自聖者皆敬底理做去也如
此者能知之矣

有問曰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如何程子曰

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矣
朱子曰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又曰敬以直內便
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
便居仁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
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是諸先師訓雖只因敬之所就說何莫斯由體誠之
德者哉故雖曰誠曰敬就字言論則異然敬非誠無
持久之効誠非敬無提撕之功故効者敬之所以以
誠著其德之成者以義也功者誠之所以以敬實其
理之立者以信也何者誠爲心之理性之本然之妙

也實之信然也敬爲心之德性之本然之則也誠之
義方也是以誠者敬之理之以信也敬者誠之體之
以義也故非誠無敬之實非敬無誠之方由是誠非
敬則非誠而妄也敬非誠則非敬而惑矣妄則不擇
而無決知之明也悖理之故也惑則不養而無中正
主一也錯體之故矣推此究之諸先輩以文字所著
雖殊是一出之正體斯其定之矣究其所定無非是
一原之理妙而義在恁地底同馳一矩由是敬集諸
先進各言敬說推其所言之各殊而究斯理之一同
合爲一部體理而又欲竊附微意於在是各其言敬

一言蔽之曰理則一是誠而已故曰誠則敬之實也
本以始終德也敬則誠之體也矩而達和道云而以
此質焉何如

先生問誠敬若君言生知之聖天道也自生知以下
由學問而至人道也然則誠於天人也道皆同敬於
人道也當行所由則然矣於天道以何指的底敬體
歟且觀於聖聖之廣大至誠之爲道也自有主焉但
自是純而不已無息真實無妄而化之而已非有爲
而化則是爲妙而不以勉強加之是天道也聖也至
於敬之於天道奚以的然致之之有言歟更詳之以

釋老朽之曾惑焉君曰既有微意在左幸速細悉也
賢曰夫所以純而不已無息真實無妄者誠也純而
不已無息真實無妄之者敬也故道之流行而化之
之妙是誠而然而道之流行而化之之著是敬之體
也於斯究諸天不言而化之底誠之妙也不言而化
之體實敬之著也若以天道不可以名言則誠與敬
總豈可以名言乎哉却言誠則敬在誠理底而爲之
誠體故於其機之造跡想像於聖聖之所以爲聖之
德之底亦誠之妙也所以爲聖之德之實亦敬之體
著是以由乎人者而合於天者爲聖故人道之峻極

廣大無語而憲章無爲而威儀純而無息無妄而眞實之妙存中發外爲聖而憲章威儀致高以峻極致遠以廣大純而無息無妄而眞實之則則于天者故誠哉誠乎理之妙也敬哉敬乎德之極也其爲極也惺惺如也而涵養化之之妙誠而已矣然其爲機立氣像無非是敬之體妙然也天與聖之爲道也何莫是敬是以曰主一曰無欲曰湛然曰涵養是天與聖之敬學之者則皆人道也賢者之事也希聖而希天者也惟在太極境界者是明章天道處言的知底而合人道也

問謝氏言敬是常惺惺法是似專指人道而終因周程朱訓却是合言天人是惺惺之在天則難言然耶賢曰惺惺是昭昭而却不是昏昧也故曰言惺惺天與聖之敬言惺惺之法者則賢者之敬也

問天與人聖與賢爲誠之工有淺深之殊所以然底事細詳明辨以致老眼幸減老朽精耗之惱賢不敢辭避退席裁編

謹按蓋理一而無窮之者是氣也各受稟質之人材

於氣局進就之處雖從此直正

平直立

形人之一路而

去然品第層數有好樂之殊且有迷違行怪之別於

眞僞致達之境界等分類萬不同或邇或遠或下或高或過不及中不中階級而違逆分岐者亦衆焉在誠者天之道也不加毫末以性而自誠明而萬善足焉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自成其物而一是貫之是生知之聖也天道是也其次致曲而朱子曰其次通大賢以下是生知以下而言又曰曲一偏也是夫一者非主一之謂也偏者非偏僻所惑之偏也力功於所主全一之謂也是曲盡之也誠之者而人道是也曲盡從成於誠之者至誠從遂於曲盡之者是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化則至誠

皆是等級之所以進者千節萬疊而至其至則通大
賢以下而總舉然矣卽人道而天道者也生知者本
然而安行學知者固執而利行自自成之所以己然
者進就之所以將然者均蓋知之盡而致之極之底
淺深之殊無非是誠也

問章註曰其次致曲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
致之各造其極也子之語其偏似異之何

賢曰是斯旨也一理無窮而天下萬事有萬不同執
兩端擇乎中庸以進故曰必自善端而推致造極也
豈非功力所主勇以全一之謂也此主字所以執兩

端擇中一正件事物而主之謂也即朱子所謂自善
端發見之偏此全一之者推致之各造其極底實也
又問朱子言發見而君則言所主以愚見之發見似
善端初頭味所主似善端已擇底味不可無疑於其
間

賢曰朱子旣以必自二字着於善端上則主故特曰
必自也發見則理也蓋子程子所謂始一理而中散
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
於密其味無窮者也是以理一而事萬善端彌萬有
萬而欲言事事上善端之發見故斯曰發見蓋泛言

不可謂一事以言可見各造其極之各字其字則知
矣然則此發見者總凡事之理見善端是也故曰善
端之發見即是執兩端擇中也其曰偏者即是全一
致曲也其曰必自者即是所主全一之謂也而各事
之理欲使各造其極之謂而是其所主故必自之也
必自欲主全而一則偏偏則一奚有異意然蓋嘗論
之實一而似有異意者朱子之言必自者蓋從泛言
而由之故敬雖在那底不顯跡小子之言所主全一
者蓋推妙言之故該包而顯跡此則同而似有異然
其實一也

又謂子之前言心之理性也心之德誠敬而誠敬即此心所以虛明神靈不自礙滯之理而理之妙也實也蓋心虛靈活物樞機之器而性情思語皆心之事也此身百體爲心之屋子而亦爲心之事心亦爲體之事而體爲心之事者理也德而君子由之爲道也心爲體之事者氣也悖而常人由之爲道是故君子思事只在誠敬今又曰思事只在誠敬是老朽所以幸自得聞不勞致知積力大惠然子旣言誠敬是性分上而此心所固有之所以妙所以實者則不別賢愚皆有是性也在下愚亦有誠敬而不爲君子寧不

恨哉明言其故使自暴棄者易爲覺知其爲然或有
反之者豈不幸哉

賢曰於物之間人旣得最純秀者理氣故其爲形也
頭像天而圓足像地而方平正直立以人稟而與橫
生之禽獸逆生之草木卓別則雖在下愚豈無性有
是性則有是心然則豈曰無此誠敬乎哉夫理則一
而以稟以形者氣也而虛則底理靈則底氣而虛故
實矣所以實者性也靈故神矣所以神者心也亦曰
虛靈兩所以然致一器同化妙爲耿光底是心而賦
明命之德爲虛明之妙同一器者也然則心者理氣

之合而理所以然之本然而當然之妙也氣所能爲
之勢而着勢之實也是既然則理但是物所然之妙
故理不有爲也理有而氣實之氣能是物所形之實
故氣方有爲氣有而理著之然則理之變即氣之有
化有變故也是以究諸天地太極肇判理有而爲氣
之妙氣有而爲理之實流行無息化生萬物者是名
陰陽五行爲之立機活潑飛揚上下升降綜錯虛實
者有清濁粹駁之化而殊之各實其質其爲器者變
化隨異有萬不同故稟以實之於人而其質也亦有
萬不同則下愚之生亦若無爲是人之氣也則安得

爲人之理而爲人也然則氣既有質人之氣而理既有爲人之理故氣有實人之體而理爲以人以妙矣夫是氣纔得以質人之實而形人然未得其清粹之全然者故其生也爲下愚與明哲異者惟是氣之所拘者然矣豈謂異性既是一性則豈無性之妙與實之者耶若無心則亦無是性也既失其妙安有實之者也故君子操存是心而知是性之涵養而盡之盖言理既非有爲有化之勢而只爲所然之妙氣既有有爲有化之勢而活潑神運爲所實之靈故理無變而氣有變然氣變而理變者爲形人氣局者之心故

有賢愚之分是以生生之人有明有愚生知自聖也
學知有賢有聖也若語其所甚者謂之下愚不移則
纔得質人之氣而所以賦形人之理得此形爲此人
則或可謂無是賢聖人誠敬者之明而常拘氣私悖
理然豈專是無爲人之誠敬朝廷之於袞前士者之
於嚴師祭祀之於宗廟山川細民之於官守兵軍之
於將帥皆可見其理者如見孺子入井然也上以捨
已而風之動以薰化使人感發興起則理見之時之
心愚不常自晦矣以是心覺發以恥而自反以悔而
自省自推自直於興起教化中則亦皆可以變化其

氣質然則氣局雖有下愚之迷受其性命之理直則
豈有下愚之昏蓋理無變故性無變而氣變故理塞
錯熾而爲昏愚是所以爲氣質之性也是所以性拘
氣局而有變異不一之名氣能是惟變惟化者故器
下愚亦可以變化其氣質之不美可以清可以粹而
得^性其復以反乎天而理之者矣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
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
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
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所以天地氣之教

者也

故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橫渠言
止此

此所以君子率性修道而爲教者

焉

叔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故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

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
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故易傳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又曰人性本善
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
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
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
進惟自暴者拒之而不信自棄者絕之而不爲雖聖

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
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徃徃強戾而才力有過
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
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命何也曰心雖絕
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
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大抵人之所以爲人也歟天
地之儲精曰人不可以不知其吉凶也不可以不知
其始終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
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

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
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中聖人之道仁義而主靜無欲立
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
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

其至矣故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張子曰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

是故孔子曰有繼善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陰濁勝而全好而陽明勝者其由學乎

心統性情者也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

知性則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

天心

程子曰川伊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不寂然有指用而言

者天感而遂通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張子曰一故神譬

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

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也故程子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

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

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是以伯程子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

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
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
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
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
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
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又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
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己不貫

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
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人可以得仁之體

叔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衆森然己具未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

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
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心之德
愛之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心之制事之宜
禮則是箇恭敬擗節底道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
則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補之者曰心之神明

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亦曰涵天理動靜之機
具人事是非之鑑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
體之體用也於是盡心盡性之道明矣

又曰自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
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誥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
多而理愈昧學者之工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
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無以逮乎古人後之論
朱子訓後之學者以爲開來之指南曰朱子論學必
以復性初爲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
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大學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序文又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初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修身以力於行而已然則夫學所以知也工所以勇也在乎好而悅以及乎安而樂以至乎自然也在不欲知而不知知而退下愚不移也不足與議也

出處

忠肅朝

己未

以安文成公從享聖廡舉先生以進善左

僕射不起乃以禮聘三後強就賓館三宿齊而朝
乃言於朝曰崔致遠一生專事誕妖出處修躡浮沉
乖常跡其貫來只是異端使食聖廡忝之極矣不得
不黜享俾各安其分位

退謂政堂朱守慎曰王以致遠於聖祖潛時密贊句
鷄林黃葉鵠嶺青松八字爲德不允然則挈僞爲真
以邪亂正從此啓路矣處人臣位者常格非沃心不
可不所先者扶植君道之真嚴別邪正之分
他日又於朝堂謂諸公曰新羅替祚弓裔已失國人
自絕于天我聖祖爲國人推戴得於獨夫也豈其有

感於致遠詩句而其或有心哉國家何是不思而哂乎朱政堂

且孔孟轍環周流以道之行也孟母以婦人而三遷立教道之所存擇就以正噫人之行宜以所正者是曰義不當宜義而立者是喪性違道四德俱泯失其當理者也楊雄所以美新良由以也其或立言垂書雖有可法於世者跡其行則未免鄉愿人也

魯齋許衡時皇宋姑存社華夏正名尙寄於片土衡也不悟遷轍景仰程朱踵肩文陸以行斯道之所存而晏居狴胡區中出處逍遙自得任意考其修居觀

其立言爲法遵則者多雖專謂之鄉愿過矣然廡食
聖廟太不穩宜區字旣別豈遵元制而不更正之亦
黜其享可也

相國金台鉉贊成安于器使臺官金開物申君平連
名啓疏又與李兆年韓宗愈金承用金英利閔宗儒
等二十八人啓請不允

忠肅王辛酉先生入元主尙書拜住家丙寅以文
祭拜住而還辛未十二月許謙朱公遷儒生桂彥良
王樟許元黃天錫葉瓚玉胡翰汪仲山葉儼王宗顯
唐仲實姚連戴良吳沈徐元詹同錢唐陰光茂之徒

三十六人載經東渡討質問難執政姜融蔡河中朴
元桂等譏曰以崔文昌謂異端以許魯齋爲元人壁
立黜廡之論今許白雲朱翰林一隊人非元人而豈
交狎如是拜丞相非元仕而爲文祭耶君子亦豈前
後立言若反之^是

金筠軒

水

金鈍軒

光

共坐朝堂勃然而起曰以泥塗

肉量安譏大人之義理分見

他日以告先生先生曰當日座中人豈識事理而不
明告理然之義耶致遠修立非待我言也至於許衡
所修立言吾亦愛之重之每稱歎之但惜其行立之

不明那邊人論固無恠也許衡之時皇宋已亡耶朱公遷諸人亦當宋存之日耶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公遷諸人生乎元混一之時行乎時故吾從之欲變夷那箇人亦從之何嫌之有

夫中國宋之天下也許之生也其地而元猶夏幾盡有之許若伊時斷義決去從宋片域而有其立言行修則亦無可疑然不幸其生際這時不明於所立耳若元混一之後余何言哉

盖許魯齋生時爲魯齋之不幸也底所學修言若當前時而然則云繼晦翁之緒亦可以無愧矣誰識有

其嫌疑哉

先生謂成公弼曰新羅人朴文良

堤節上死子人

世稱百

結先生者而觀其出處一於正見其誥君之謨求之
古人古之善諫善疏者罕其儔可繼伊訓說命篇後
萬世爲人君者當爲師法矣余讀其辭未嘗不起余
欽敬且究其居窮樂天余甚說而爲之援琴每調其
操而不覺稱歎曰樂哉樂哉百結之樂樂其所樂甚
事樂哉樂哉百結之樂樂其所樂甚理樂其命也樂
是其天

羅人曰英雄豪傑莫如金庾信光明正大莫如金陽

余則謂百結先生者皆兼矣崔文憲稱道吾亦稱道

人百者結也朴故文以良灾疏戒諫慎一于因君灾心言如夫師天之道開默善運防而過導刑化

灾責更嚴張導人也福君故若君警道覺自於喪天衰懼非而天反降道灾則喪是是幸爲見天天

灾灾二之言大止變水無莫灾如不防爲源非而灾止是治以澤天莫必如示疏灾源不而爲達人

不故思防顧源淳者流不之可未不蓄思君顧道未如源是之而轉已弊三疏言源密者藪不之可

君中道有處木身非置繩於而邪自正直間密如棘斯之如中何有中蘭罔不伐如而是自四凋

有言與我人心同私之悅者者此皆迎惡意我媚心悅公而樂柔者承皆順義而私己悅公處樂亦

故處苦亦逆有我與心人者同罔之莫者忠此臣摩培意悅向我善心而者剛罔特莫導佞之賊也

邪五黨言阿知言人阿甚倚易而正懇黨憐特全言務特悅立意而逢不迎倚知罔人示取屈人已

所不忤過棄斯官間而而歸己時云風云俗其殉見葬不其合親於者朝衆又而逢獨當遠路之者

委曰先我慕家治俸封祿先非置我先能祭致奉以田先在烈官致亦之食盡貧散棄俸官祿自先

屑極榮家利貧常衣以裳琴百自結隨故化世喜人怒因哀謂樂百必結彈先琴生而為宜人

天或兮有縱不平天事兮以窮琴顯解天之兮棄得官君歸天鄉兮時失作君操得上非琴市曰

生利兮失為非樂在云傷歲就將豈暮幸隣里去春豈粟幸其幸妻樂聞無杵別聲樂曰得人天

生皆有命粟富可貴春在我天獨其無來也以不卒可歲拒先其生往仰也天不歎可曰追死

東亦記何元傷耘也谷乃天彈錫琴曰作進杵退聲得以失慰知妻理世樂傳天謂命確之樂樂話

大是哉實真真百樂結竹先松生塢之徐樂甄曰

先生曰偉哉姜侍中乎為人清儉不累產業自少

好讀涉史博獵奇略惟正難得均施邦不富矣衣裳

束貪正色立朝惟漢汲黯也班僚雖熾嫌畏以難餌

及臨大事決大疑人所難及孰不謂屹然邦家之柱
石乎年七十老矣國事已矣謂毫辭職几杖促行城
南別墅嘯還樂道軒而終諡仁憲自見崔文憲推躬
無猜舍己服賢必問必從偉哉使我人不入左袵

辛德齋

號名

因藏

齋一

曰世人皆以姜邯贊謂異人蓋亦幻

術中人申子曰公有將帥才畧故或涉術數然自不
是後世假竊伏羲神農黃帝者矣

德齋曰何謂曰後世談卦論吉凶者皆言伏羲氏觀
星象占斗罡說甲子稱兵形者皆言黃帝氏說農言
醫者皆言神農氏然自做一種邪道全悖義軒農三

帝之道而托其名滅正義故先儒皆言三帝曰聖言
術數者曰邪耳如老子尹喜申韓行恠者流孫吳爲
將者流又如風角之醫許行之農是也

德齋曰君言如是以姜公純乎三帝者乎

曰豈敢謂也諸葛武侯其功自底術中多來做而其
行之也正大光明故世莫敢有議者也

先生謂金得培

溪蘭

曰偉哉我朝中世之多人芳馨

滿臭者皆崔文憲先生之圃中花草

李周佐立朝四十餘年倜儻環瑋而多得大臣之體
爲先生之治圃守直王可道李端周貢皇甫俞義崔

齊顏黃周黨劉徵弼金元冲朴有仁金令器李子訓
崔尙閔昌壽安民甫金若珍李攸績張延祐等皆爲
松悅柏兌蘭友菊契矣所以惜者難得雨露之順調
然何傷於先生之師友間各爲適器之材歟

偉哉文憲先生爲華圃主人而有子惟善惟吉任圃
之役而治壤於畝有孫思諒思諏摳祖衣而隨玩叢
芳吸臭餐英而飽矣競取而篤者亦衆矣吾先祖尙

書開國公

尙諱弘

紹源堂文元公

辰諱

宜隱文正公

勁諱

三

世及崔敏庸韓子純金行瓊之徒前之後之左之右
之皆滋培潤色于圃者也盛矣

又曰薛子廣設先聖哲廟始創學校極備而依規區

畫設施垂統之極開蒙進用之趣崔子過薛子遠矣

遺傳人有天地四道入鄭賊之焚禍無傳為斯文之窮

痛噫天之生李斯鄭仲夫天道窮否極塞時也

權菊軒溥名家有讌飲益齋李公諸賢俱會談話先

生到座諸賢問徐貞敏貞名 敏 弼 諡 利 也 川 人何器

先生曰王賜金酒器而不受心不役物廉也且曰奢

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用何器以辭善格而順能

也王擇臣僚第宅以與之投化唐人是投賜第歸附也 唐

事人奏獻自己居第而自當處事以定世臣故家之失

所使其子孫不得有憾於君上格沃君心之惑而善
致感悟敏也內廐馬死王欲罷主者而引孔子不問
馬之事爭之知分也欲正婚姻之禮勇闢異端雖不
致志是貞也故徐議令內貞議敏令官至有是廉能知分敏
貞五德而陶冶家庭有子有孫美哉大廟玉盃傳以
繼奠徐公器也乃是太廟玉盃

諸賢又曰貞敏子章威

令名章熙威官內史

孫元肅皆何器

曰章威作价契胡據禮不屈而終始不變惟直一心
而感胡重邦正也諫王微行疏斥異端明也

西成宗幸

排微異行端之疏感諫入私幕而戒慎行職拒酒不進直也

非從君所臨命進酒對曰臣欲入不敬曰獻也之鄭又立

不以諫官越職論時政忤旨而迫在誅命章威諫曰

古者三代以前諫無以官今越職以諫盡臣節何罪

且又立論事甚合時政俾君不遺殺賢臣之名是義

也明皇宋是中原而為可事遺禮樂文物之為可章

而遵則知也引據殷湯事葛之義以以小事大為言

格虜智也

契丹遣將蕭遜寧使請西鄙國王幸西京次安寧府不待

公下庭拜曰公據禮往復我不屈乃升汝堂行禮定又西

我連壤故而越海麗事若論是地界來上伐國之曰東我皆國在即我高境句

<p>陰德之所致歟</p>	<p>令公子孫世致賢卿相云徐公三世爲賢宰相此誠</p>	<p>其箭而醫之夢有神人告曰鹿吾子而賴君不死當</p>	<p>座皆曰世傳貞敏父神逸所居有中箭鹿投之及拔</p>	<p>復生惠也章威與元肅亦皆太廟籩豆次第器</p>	<p>人推人而及物仕入中丞憲府栢樹先時枯死至是</p>	<p>元肅雖不得行志然心恕雅操比古鮮儔推已而及</p>	<p>慨真遜盜寧據知其間不朝可聘強之路遂不通以女聞共之主許也和罷氣兵憐</p>	<p>我國殷之湯計遺安禮所也願上而國鳴爲綠大江內外亦我以境小內事今大女亦</p>	<p>中何原得禮謂樂侵文食物乎則今大大宋宋天子不可中事原矣皇且帝小我國國事願大爲</p>
---------------	-----------------------------	-----------------------------	-----------------------------	---------------------------	-----------------------------	-----------------------------	---	--	--

曰陰德之報固有之人之爲成豈以陰德畫之大舜爲瞽瞍子而爲大舜大禹爲鯀之子而爲大禹仲弓謂犁牛之子而爲仲弓人之爲成豈以陰德自畫哉蓋爲人父者則宜常有陰德之心爲人子者則宜常有修成之心矣皆曰徐氏三世皆仁人也曰其賢也多矣焉稱仁仁者孔門鮮得其聞座皆曰賢者有不仁而亦賢否曰那地所示者却仁而不能由仁居仁涵包以道德故賢而鮮仁故學仁者求仁之志不忘乎心斯得進矣

忠肅後元四年乙亥四月臺官申君平特動以不

署而告身見罷歸

先生曰吾季真古之臺官被讒罷而无悶真无悶乎

哉不見知而无悶真无悶乎哉臨事抗節閔忠順

宗儒

詮 金持平 官開名物 之特挺不擾焉慕古不俗怡然退適

李經筵 最 崔拙翁濯之不惡不尤焉特挺不擾而與

儔不惡不尤而同旋无悶乎哉真吾季之无悶乎哉

公此 號无悶

掌令朴元桂等見申公之罷皆署

先生曰元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凶 蔡河中等以姜賤孽本翼以奸官而贊諂成同得官至是為僉議政丞

省公	識法	開卿	事既	杖奪	錫也	殆絕	開惜	君意	目信
書退	典終	物等	王先	擊人	見拜	十島	物之	平納	人以
也杜	故病	爲出	遣入	開之	寵開	五公	賸翌	皆貽	崔風
能門	優卒	人宜	臣三	物馬	於物	年雖	之日	不得	老水
抗謝	於於	剛視	諭錫	擅司	王持	無遭	子掌	署官	成術
節容	更家	正事	開言	釋憲	因平	復困	見令	點百	及因
斥洒	幹○	與開	物故	張捕	爲強	仕蹟	重朴	注餘	王嬖
而掃	篤閔	人物	等怒	世係	師令	進怡	於元	時人	左幸
絕庭	於宗	交竟	曰啓	開詣	傳視	意然	忠梓	廷王	右王
○字	宗儒	一移	待事	物闕	實事	王以	宣等	爭不	近三
李淨	族令	以病	德者	復請	官士	欲處	未盡	告之	習錫
晟如	不謨	信不	陵於	與罪	嚮林	圖及	久署	身覺	爲梁
弱也	妄玄	詩出	事是	同三	獄屬	新放	爲之	故罷	表載
冠權	交孫	文時	畢司	僚錫	三望	庶還	倭○	坐任	裡等
登淡	遊天	字人	當憲	詣從	錫時	政以	倖司	罷日	用得
第功	不資	畫咸	治閉	闕中	妻蠻	時詩	所憲	以甚	事進
不督	事莊	俱惜	三門	論不	甥人	忠酒	讒特	歸臺	除與
求署	干重	有其	錫不	之達	張王	肅自	杖平	朝官	拜同
仕呈	調明	家去	罪視	王以	世三	朝娛	流金	野申	任色

進官探究不墳久籍力若辭將闕終退身爲至人耳質順素拜無左華補自思小棄力官學歸

奇不志釋高卷讀時書人爲謂文五辭經不筭資故師曰友李超經然筭自崔得拙不翁惑濫異才

敢端言不異溺已俗者習不務悅合排古之人故不卒喜不伺大侯用傲着物貌不出流隱特者志

見傳其志自

休默謂无悶乎君省齋證適有讌飲來賓在時元老故先未生

俱簡齋先生與退憂之翼慎歸莽弗尤公尤齋瑀歸來

遂諸從昆季俱省侍讌使諸子侄講前從子浩之尤子齋

命號堂安講子羔之不徑不竇而有人戲浩簡齋曰家君

嘗言朱子曰不徑不竇安平時可也若有盜賊患難

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人徵服過宋可見此朱子

因籍而諷世泛論非謂子羔事吾從侄浩言子羔處其君臣之急難死不可去矣當其父子之悖常則義當可去矣必子羔之心執處兩端有此處事云者豈不當理乎

圃隱鄭夢周曰人若爲君子必須識此義理

門人金得兩歸謂其子革孫三近日申浩之講某人譏之先生齋簡以老先生說正之三近問之答曰

子羔處衛當父子忽地之難以倫常大變已無可救則可以去之處君臣當頭之難則可以死則死矣雖值乖理倫常功爲君子之恥然由徑由竇苟免君臣

之禍亦傷義理故不爲也與聖人過宋其勢不同而處亦不同其就一也見曾子子思居衛居齊事勢雖不同而義理同者賓師臣子之分不同故也同者理之然也君子處難不可不詳知朱子之言後世君子執此而從子莫之執中故爾故由徑由竇微服保身事類皆出於君子迫不得已而當順理中權不敗經然後爲之爾不然皆自欺心掩天理悖常亂盜者流也三近日時隱時顯行藏亦然謝世出世去就皆然乎曰吾聞之師行藏去就以時中節得全賦性之正而出乎素心之本然然三近日敬受教矣銘珮于心

後金三近號
謝隱由此

鄭道傳謂權近曰伊尹五往桀而佐湯放桀孟子稱其先覺而謂之任時之聖箕子微子皆受封於周孔子稱其殷之三仁與比干同舉皆能善於推移先生聞之歎曰麗將移祚也此人必爲主畫矣

後值先生生辰諸子往謁侍席先生曰漢書地理誌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民以禮義田蠶織馬遷史記武王封箕子于朝鮮且微子受封故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諸君知之否

鄭夢周對曰地理誌說語順辭直武王不得封箕子

是明而馬遷於史只主辭華文章者爾放誕無忌自書自見元來多也不足取據此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矣微子之事大義重在存宗社而身則可委於所棄而輕也

李穡曰孔子曰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是知也馬遷也即以不知無憚而強自爲知於堯舜世系已是謬妄元不可取信者而於武王之封箕子尤的是謬妄微子事達可言是也

伯清

孫先生

曰馬遷於李陵左袒訟冤大義已無可據

者也其心若當易世推可究矣

李仁任崔瑩禹玄寶皆曰以箕子謂受封而信馬遷者一言蔽之曰非篡徒則鱗翼云云而如諸子之講議者不滿三十人默不語者五十餘人如鄭道傳尹紹宗輩二十餘人變色而互相顧視而已

先生曰噫諸子言皆功當也相顧而不可否者心力豈無所擇進也爲諸君歎之

噫夏桀逆天紀悖人維自絕配命箕微之徒無一仁立朝位同惡相濟而爲虐獨夫于天下而伊尹五往焉桀惟不反尹也豈以助桀耶湯乃奉天討吊民喪尹也豈以不佐耶

昭應
道說

司馬溫公於昭烈生乎屢

百載之下未詳族屬之疎近而無究堂堂胄室故帝
統歸魏者非謂魏以正也歸之閏則如以秦之夷狄
歸係周而謂閏以示大道之大變也若未知昭烈爲

漢胄則司馬公卞閏之一道也

以嘗魏爲紹統宗爲有是以温故公

也後人或謂伊尹事桀放桀而孟子稱之任聖以司

馬公之賢挈篡賊之曹以承大漢之統爲藉而反掩
旨指之自有主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吾於或者亦無司馬公之志見而藉言者且
云爾因王安石詩王莽下士時之句曰終爲篡者莫
不于始也挾天子竊正命無古今莽操輩是爾

日夕衆皆謝歸而夢周玄寶等侍宿留之先生竟夕不悅玄寶等曰先生何有不豫焉曰今日之座相顧中有懷掃人之刃危哉夫夫死生之間吾恐其無所矣

他日宋克己金濟金革李碩崔元凱申德隣金澍卓慎具榮儉林鳳金仲滂洪寅等侍坐問曰日者與諸子論箕子以武王未封爲斷這時不言者皆歸有辭曰箕微皆同道之人而微子受封箕子不受封甚乖古史云願詳教以破後有復惑者言

先生曰然唯爾諸子之問此達可詳言而諸子皆曉

也彼豈不知殷之將亡箕子與微子比干各言其志
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者皆自靖之辭而微子厥
作裸將常服黼舄黼舄乃殷之章而非周色尙文之
製且特曰殷士者以示不爲臣而爲賓也受封者武
王以殷之宗祀存于宋地之區使微子奉其祀而歸
之曰封微子安有敢辭若微子奉祀而歸宋則箕子
一陳洪範以明夏禹之道於天下後世因避周海內
之地域去之于海島中朝鮮朝鮮豈在武王之初爲
服屬於中國而武王封之耶此馬遷史記微子世家
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明是謬妄之極也且遷史的

實則漢之他儒著地理誌特書去之朝鮮耶此蓋箕子去中國而之朝鮮教民以禮義則朝鮮人民共戴爲君如泰伯之於荆蠻遂君其地之類也後人不有辨之者以朝鮮爲海島他區之域故矣

嗟乎諸子若或有迷旨者而欲爲之已破惑惟在昭乎天則之嚴分矣何者無一仁人在朝位而盡去之助之者以桀相桀而助之爲虐者是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此貌共而心反之也雖曰有是億萬便這無一人者也所謂獨夫者是而獨夫則天下公共而討之故湯武只爲天下之公共也

若曰天下不堪其虐臣下佞諛悅辭而心倍然若一
仁人在位而不去之則是天下不反矣天命不絕也
是以如有以一箇正仁者之不去而有圖其國者非
逆篡之賊而何故篡與不篡間不容一毫之末矣
嗟乎諸子若有迷旨者而欲爲破其惑將以此甚詳
明言之也

李仁任問曰我國列朝孰最賢先生不答又問之
且若不聞

他日又問之先生曰居其鄉論其大夫猶謂之不可
况居是邦論其國君賢否乎若曰某王某君賢則不

言底君否也如言其賢否是子議父母之善惡也汝
驅爲亂臣賊子耶

仁任懼曰小子之問安敢斯也子思子亞聖而惟有
君之國事將日非矣之議子孟子又亞聖而亦有望
之不似人君之語

曰子思孟子皆其君之臣事者乎於衛於梁爲賓師
而不爲臣僕則何所不言且意者當時子思退謂廷
臣而欲致啓沃者也孟子尊以賓師道旣不合而將
去故論梁君之威儀如常人者耳我世世食祿于是
邦爲臣士之大任而安有敢語哉

夫賓師之道以嚴正爲義臣士之道以忠告爲義仁
任曰然則汲黯之於漢臣事而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蓋此等人皆當先生之責也

曰豈是也面爭于廷退而私語皆異也國君爲非而
臣子不能面爭安以食祿在位是木心之蠹也甚於
起鋒賊臣面爭雖過激輕其祿位重其分職太功於
閑邪恥否之勸是直臣也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謂之
賊者是不面爭而退有私言是者而蓋與只貪尸祿
之榮逢惡順志者所謂賊其君一端而皆木心之蠹
蠹也

夫言之言者志之發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志之所發豈異之而矯之故以善者爲非則吾之心險隘而惡也以非者爲善則吾之心佞諛而諂也惡與諂人豈爲之故凶人樂而如恐不及君子惡而畫一不爲

元主北遁聚散衆潛移書脅之

李仁任李穡池瀾等主事元曰元雖起自以胡旣是國家自朝宗臣服旣久則君臣之分鄭重今明雖據有中土元祚尙不絕則以侯臣藩國豈可遽然背之當贊故主於義爲正

鄭夢周朴尙衷李崇仁等主事明曰大宋帝華夏大
統中華而元以夷狄猾夏弑逆大宋力服我國以箕
聖文物遺韻易以獸服毒蔑倫常久矣今幸帝明以
中土種葉接起大宋之正是天厭穢德矣爲之恭修
小中華之實以事大中華用夏變夷而定天地之大
變循天地之復常豈非天地之正經耶乃相背馳朴
尙衷過忤仁任仁任劾流之是非愈熾乃質問于先

生病側

時

日

親

御

藥

臥

先生曰子輩執兩端推中而何難而以勞病枕耶俱
曰未斷故敢勞先生曰中國者中華之中國豈夷狄

王之哉然夷狄主中國狄運熾華道塞此天地常經之大變然聖人以中國夷則夷之以夷狄華則華之此華道而華之狄道而狄者天地之常經蓋不限在一般形人生底賦也聖人之公理有教無類而踐人之道故也人道則天道也故大舜文王生於東西夷涵用天地之常經叅贊天地之統序則天下之人以天地之心趨宗而章道此天地大經不變也況生以中國而中華者乎生以夷狄而夷狄者乎

彼元種根夷狄崛起以夷狄之強而不變改夷狄之法噫元之世祖也以釋虜爲正道貶殺孔子成宗也

雖釋奠先師然創寺宗佛屢致災異而無悟武宗雖
尊孔聖追尊加號春秋二丁勤敬釋奠用太牢然禮
樂憲章不作衣冠文物不稽三五法言法服一無考
遵是只領君臣民父子之目而率下奉上父以傳子
之名色而已仁宗雖心釋奠貴大學之書或稱治國
自儒道而云然大學之實旨吾道之真術棄忽而以
釋虜之教爲道之先以明心見性爲其理學之工英
宗但遵厥祖宗法度此三主或有處權保民之稱制
度節文在真教民之術混背即是自如夷狄而所謂
心工自是大亂真有或知本之士者棄忽不用泰定

者得於篡弑賊鐵失等而崇佛不君於人明宗也又不似而所謂文宗亦得篡弑又烝父妻寧宗者又不君而至于至正殘虐天物生靈惡散四海湯沸塗炭而許謙卒於棄隱朱公遷終於遺斥斯人者出於中華之遺苗以中華之學欲挽回世道用夏變夷而夷狄之主以夷而夷之公遷徒雖萬輩出何能乎禮義哉

故天怒猾夏覺運回新今天子順天人以復宋華予自在元間之博采遺隱閱攬落英得創中國庶幾回光云今竟致天位此中華皇帝也非人而天則縱未

詳盡令聞已然人敢違天諸君主說似經反害經夢
周輩主說似權實是經也顧謂李穡曰亟遵大義定
天地之大變棄夷狄而服事大中華以復小中華之
實回光筭聖之遺韻穡等曰始覺未達敢承教

先生謂侍中李仁任曰小子心何偏流竄同儕耶桀
紂以中國之主作獨夫湯武順天而不敢拂天下之
心況至正以胡元而酷作獨夫何疑之有速還尙衷
無相傷害李仁任曰敢不從命即奏還尙衷尙衷更
不就

省齋無育休默子嘗以長子翼之入系先生曰宗本

支序人家之彝倫吾同母兄弟雖在兄列豈可宗之
長子系承以紊宗支統緒耶我國俗雖本無宗支之
分吾家不可以迷俗喪經國家官人以疏踰親卑踰
尊以賢而爲御國治世當率物之公理濟衆之正道
大別於臣民自家事而俗倣國家官人法僭制無別
久矣

李穡謂宋明誼卓光茂曰大哉先生之正名分使人
家而不紊天理之正使國家而明廓率人之公

華海師全卷之二



12
320.4
63932
v. 2